

官场现形记

(上)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内 容 简 介

作者李宝嘉(1867—1906),晚清小说家。字伯元,又名宝凯,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市)人。出身封建官僚家庭,年轻时擅长八股及诗赋,曾以第一名考取秀才,后屡试不第,终身未入仕途。康梁变法兴起,到上海,先后主办《指南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等,开晚清“消闲”小报之风。1903年开始小说创作,作品有《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活地狱》等,多能直斥时弊,具有改良思想。

《官场现形记》是其代表作,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该小说集中暴露了晚清官场污浊、吏治腐败,涉及官僚从不入流的杂佐到州府长官,从小京官到军机大臣,大大小小的官吏无不蝇营狗苟,为升官发财而极尽卑污之能事,小说多少触及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结构上一人演述完毕即转入下一人,如此蝉连而下,讽刺描绘颇为生动。

目 录

官场现形记(上)

第十七回	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	(2)
第十八回	颂德政大令挖腰包 查参案随员卖关节	(20)
第十九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讲理学官场崇节俭	(39)
第二十回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思振作劝除鸦片烟	(55)
第二十一回	反本透赢当场出丑 弄巧成拙蓦地撤差	(70)
第二十二回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勸孝子	(87)
第二十三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	(102)
第二十四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118)
第二十五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137)

第二十六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153)
第二十七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167)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181)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统领宴宾番菜馆	(199)
第三十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216)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殴打	(237)

第十七回 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

却说胡统领同周老爷虽然比前冷淡了许多,然而,有些事情终究不能不请教他,所以心上虽不舒服,面子上还下得去。周老爷虽也觉得,也不好说甚么了。

一日接到省宪批禀,叫胡统领“酌留兵丁,以防余孽,其余概行撤回,各赴防次”,并饬胡统领赶把善后事宜一一办妥,率同回省。胡统领一得此信,别的都不在意,只有开造报销是第一件大事。出兵一次,共需军装若干、枪炮子药若干、兵勇们口粮若干、土匪抗官拒捕共失去军装若干、用去枪炮子药若干、兵勇受伤津贴若干、无辜张村被累抚恤若干、打了胜仗犒赏若干、办理善后预备若干,先扎了一篇底帐。想了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办得此事,只得仍把周老爷请来,同他商量,周老爷道:“容易,有些事情,叫首县庄令去办,其余的由我们自己斟酌一个数目,等卑职商同粮台黄丞,传知各营官一声,叫他们具个领纸上来,要开多少就多少,还有什么不成功的?”胡统领道:“不瞒老兄说,兄弟这个差使,耽了许多惊,受了许多怕,虽然得了个随折,其实也有名无实,总得老哥费心,替兄弟留个后手,帮兄弟出把力,将来兄弟另图厚报。”周老爷道:“大人委办的事,卑职应得效劳,况是大人份内应得的好处。”嘴里如此说,心上早已打了主意。等到退了下来,一切费用,任意乱开,约摸总在六七十万之谱。先送上胡统领过目,胡统领

道：“开太多了，怕上头要驳。”周老爷道：“卑职的事，别人好瞒，瞒不过大人。卑职自从过班到如今，还没有引见，已经背了一万多银子亏空。现在蒙大人的栽培，趁着这个机会，一来想把前头的空子弥补弥补，二来弄个引见盘缠。就是引见之后，一到省，也不会就得甚么差使，总得空上二三年，免得再去拖空子。这个都是大人栽培卑职的。至于大人的事，卑职感恩。知己自当知无不言，这桩事情下来，虽瞒得一时耳目，终究有人一定晓得，既然晓得，保不住就要说话，多开，少开，总是一样。将来回省之后，幕府里面，同寅当中，应该应酬的地方，少不得还要点缀点缀。所以卑职也要商通了首县庄令、粮台黄丞，方可办得。”胡统领一听他口气，虽然推在别人身上，知道他已经存了分肥念头，心上老大不愿，忙道：“老兄要引见，兄弟另外借给老兄。现在的事，只要切实替兄弟帮忙，兄弟没有不知道的，将来一定另图厚报。就是庄、黄两人，兄弟亦自有帮他们忙的地方。总人，报销上去的数目，还要斟酌。”周老爷明晓得胡统领心上不愿意他分肥，忽然想到从省里临来的时候，戴大理嘱咐他的一番话，说：“胡统领的为人，吃硬不吃软。我今同他商量，他竟然不答应，现在忙了这多天，连个随折都没弄到，看他样子，还像怪我不替他出力似的。出了好心没好报，看来为人也有限，若不趁此赚两个，将来还望有别的好处吗？至于他说将来怎样帮忙，也不过嘴上好看。现在的人，都是过桥拆桥的，到了那时候，你去朝他张口，他理都不理你呢。为今之计，只有用强横手段，要作弊大家作弊，看他拿我怎么样。”主意打定，正待发作，忽又转念一想道：“且慢，我今同他硬做，倘或彼此把话说僵，以后事情倒不好办。现在这里的人，又没一个可以打得圆场的。我看此事须得如

此如此，方能如愿。”一面打算，一面答应了几声“是”，说：“大人吩咐的话，实在叫卑职刻骨铭心。卑职蒙大人始终成全，还有什么不替大人出力的？”胡统领道：“如此甚好，将来兄弟自有厚报。”

周老爷见话说完，退了下来，回到自己船上。此时主意早经打定，便叫跟班的拿了帖子，跟着进城去拜县丞单太爷。原来这里的县丞，姓单名逢玉，大家都尊他为单太爷。自从到任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平时同绅士们还说得来，只因他为人骗功最好，无论见了什么人，一张嘴竟像密炙过的，比糖还甜，说得人家心上发痒，不能不同他要好。

严州虽然是座府城，并没有什么大绅士，顶大的一个进士底子的主事。因为发达的晚，上了年纪，所以不到京里去做官，只在家里管管闲事，同地方官往来往来，包揽两件词讼，生发生发，借此过过日子。虽然，也没有甚么大进项，比起没有发达的时候，在人家坐冷板凳，做猢猻大王，已经天悬地隔了。这位主事老爷，姓魏名翹，表字竹冈，就住在本城南门里头。只因本年十月十二是他亲家生日，他亲家是屯溪有名的茶商，姓汪名本仁，他所以特地预先一个月奔了前去。一来拜亲家的寿，二来顺便看看女儿，三来再打两百块钱的秋风，回来好做过冬盘缠。后来严州信息不好，家里写信给他，催他回去。汪本仁说：“亲家，现在正是乱信头上，你年纪大了，犯不着碰在刀头上。我这里专人去打听，如果势头来得凶，连你宝眷一块接了来，就在我这里权且安身。倘若没有什么事情呢，你再回去不迟。”魏竹冈听了亲家的话，只得权时忍耐。等到胡统领大兵一到，土匪平静，他儿子又赶了信去，连着前头他亲家汪本仁派往严州的人，也都回来了。魏竹冈晓得家乡无事，把

心放下。其时亲家的生日早经做过,他又住了几时,辞别起身。亲家知道他是靠抽丰过日子的,于盘缠之外,加送了他二百块钱的年敬,女儿又在自己私房当中,贴了他二百块钱,总共得了四百块钱,回家度岁,倒也心满意足了。冬天水干,船行极慢,一路上滩下滩,足足走了十几天,方到严州。

其时胡统领已奉到省宪催他回去的公事,同周老爷商量,开造报销的数目。周老爷因为胡统领不能遂他的心愿,晓得这里县丞单太爷神通广大,他二人从前在那里又同过事,交情自与别人不同,所以特地进城拜望他,同他商酌一个借刀杀人的办法。单太爷听了会意,便说:“这事情你老堂台出不得面,一来关系名声,二来同统领闹翻之后,也没人打得圆场。依晚生愚见,不如找个人出来,教给他去做。等他做好之后,稍些分点好处与他,等他做恶人,我们做好人。应得帮腔的地方,我们就在里头帮两句,岂不更有把握。”周老爷道:“兄弟此来,正是这个意思,但是此人甚不好找。”单太爷即便把魏竹冈保了上去,说道此人如何能干,“无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他一年帮晚生忙的地方很不少,晚生一年帮他忙的地方也不少。托了他,保管成功。但是此人两月头前,就到屯溪去拜他亲家的寿,目下不知道已经回来没有。”说罢,便叫跟班:“拿我的片子,到南门里魏府上,打听魏大老爷屯溪回来没有,立等回信。”跟班的去不多时,回来禀报:“魏大老爷是刚刚昨天夜里转的,因为路上受了一点风寒,在家里养病,所以还没有过来。叫小的回来,先替老爷请安,说有甚么事情,就请过去谈谈。”单大老爷点点头,跟班的退了下去。周老爷便催他:“立刻去看魏竹冈,好歹今晚给我一个回信。”单太爷满口答应。

等送过周老爷,他也不坐轿,便衣出得衙门,只带一个小

跟班的，拿了一根长旱烟袋，一直走到魏家门口，通报进去。魏竹冈请他书房相见，进得门来，作揖问好，那副亲热情形，画亦画不出。一时分宾归坐，端上茶来，两个人先寒暄了几句，随后讲到土匪闹事。魏竹冈一向是以趋奉官场为宗旨的，先开口说道：“这位统领同兄弟乡榜，先后只隔一科，他中举人的座师，就是兄弟会试的房师。他的朱卷我看见过，笔路同我一样，只可惜单薄些，所以不会中进士。我二人叙起来，还是个同门。难得他来我们这里，办了这们一件事。等我的病好些，我得去拜他一趟，一来叙叙同门之谊，二来我们地方上的绅士，应得前去谢谢他。将来等他回省的时候，我还要齐个公份，做几把万民伞送他，同他拉拢拉拢。将来等他回省之后，省里有什么事情，也好借他通通声气。老哥是自己人，我的事是不瞒你的。你说我这个主意可好不好？”单太爷道：“好是好的，但是现在的人，总是过桥拆桥，转过脸就不认得人的，等到你有事去请教他，他又跳到架子上去了。依我之见，现在倒不如趁此机会想个法子，弄他点好处，我们现到手为妙。等到好处到手，我们再送他万民伞，那是大家光光脸的事情，有也罢，没有也罢，好在是众人的钱，又不要你自己掏腰，倒也无甚出入。”魏竹冈听了诧异道：“怎么这件事情还有什么好处在内？兄弟敲竹杠，也算会敲的了，难道这里头还有竹杠不成？”单太爷道：“不是我说，你几乎错过，我晓得你打屯溪回来，一路受了些辛苦，所以特地备下这份厚礼，替你接风。”魏竹冈听了，心痒难抓，忙问：“到底是个甚么缘故？”单太爷道：“你出门两个月，刚刚回来，也不曾出过大门，无怪乎你不晓得。等我来告诉你。”说着便把此事始末说了一遍。又道：“当初并没有什么土匪，不过城厢里出了两件盗案，地方文武张大其词，禀报

到省。上头为所蒙蔽,派了胡统领下来。其时地方上早经平安无事,偏偏又碰着这位胡统领,好大喜功,定要打草惊蛇,下乡搜捕。土匪没有办到一个,百姓倒大受其累。统领自以为得计,竟把剿办土匪、地方肃清稟报上去,希图得保。现在又叫他手下的人开办报销,听说竟其浮开到一百多万,害了百姓不算数,还要昧着天良赚皇上家的钱。这样的人,亏你认作同门,还要去拜谢他呢。”魏竹冈道:“据你说来,真正岂有此理!他下乡骚扰百姓,百姓吃了他的苦,为甚么不来告呢?”单太爷道:“这是我们这位堂翁办的好事,百姓起初原来告的,不知道怎么一来,一个个都乖乖的回去,后来一点动静都没有了。”魏竹冈道:“这事情我不相信。我倒要去问问他,一个地方官有多大?只知谄媚上官,罔恤民隐,这还了得吗?”说罢,立刻亲自下座,到书案桌上,取出信笺笔砚,先写一封信给本县庄大老爷。单太爷劝他不要写,他一定要写。信上隐隐间责他办事颞颥,帮着上司,不替百姓伸冤,“兄弟刚从屯溪回来,就有许多乡亲前来哭诉,一齐想要进省上控,是兄弟暂将他们压住,到底这件事老公祖是怎么办的,即望详示”云云。写完立刻差人送去,并说立等回信。一面仍同单太爷商量敲竹杠的法子。不多一刻,庄大老爷回信已到。魏竹冈拆开看时,不料上面写的甚是义正词严,还说甚么“百姓要有冤枉,何以敝县屡次出示招告,他们并不来告?虽然来了几起人,都是受土匪骚扰的,并没有受过官兵骚扰,现有他们甘结为凭。况且被害之人,敝县早经一一抚恤,领去的银子,都是领状可以查考。敝县忝为民上,时时以民事为念,这不替百姓伸冤的话是那里来的,还求详细指教”各等语,魏竹冈看完之后,把舌头一伸道:“好利害,如今倒变了他的一篇大理信了。”单太爷道:“我

们这位堂翁,是不好缠的,劝你不必同他噜苏,还是想想你们贵同门胡统领的法子罢。”魏竹冈听了,踌躇道:“不瞒老哥说,下头的竹杠,小弟倒是敲惯的,我们这些散乡亲,见了小弟都有点害怕,还有乡下人,也是一敲就来。人家骂小弟‘鱼肉乡愚’,这句话仔细想来,在小弟却是当仁不让。倒是这上头的竹杠,兄弟却从来没有敲过,应得用个甚么法子?”单太爷道:“只要有本事会敲,一敲下去,十万八万也论不定,三万二万也论不定,再少一万八千也论不定。看甚么事情去做,要敲敲大的。至于今天说官司,明天包漕米,什么零零碎碎,三块五块,十块八块,弄得不吃羊肉空惹一身骚,那是要坏名气的。这种竹杠,我劝你还是不敲的好,要弄弄一笔大的,就是人家说我们敲竹杠不错,是我的本事敲来的,尔其将奈我何?就是因此被人家说坏名气,也还值得。”魏竹冈听了,心上欢喜,张开胡子嘴,笑的合不拢来。笑了一会说道:“我也不想十万八万、三万两万,只弄他一万八千,拿来放放利钱,够了我的养老盘缠,我也心满意足了。如今倒是怎么样敲法的好,还是写信,还是当面?”单太爷想了半天道:“当面怕弄僵,还是写信的好。你写信只管打官话,是不怕他出首的,有甚么事情,里头我有一个至好朋友替我做内线,见事论事,随机应变。依我看来,断没有不来的。”

说到这里,伺候他的小厮上来请吃饭。魏竹冈不答应,看他意思,想要把信写好再吃饭。只见他走到书桌跟前坐下,开了墨盒子,顺手取过信笺一张,一只手摸着笺纸,一只手拿一枝笔,将笔头含在嘴里,闭着眼睛出神。却不料单太爷自从下午到此,已经坐了大半天,腹中老大有点饥饿,又不便一人先吃,只得催他吃过晚饭再写。魏竹冈至此,方悟客人未曾吃

饭,连忙吩咐小厮进去,说:“今天有客在此,菜不够吃,快去添样菜来。”小厮进去多时,方见捧了一小碟炒鸡蛋出来。安排匙箸,都已停当,二人一同入座。单太爷举眼看时,只见桌上的菜一共三碟一碗:一碟炒蚕豆,一碟豆腐乳,一碟就是刚才添出来的鸡蛋,一碗雪里蕻虾米酱油汤,等到将饭摆上,乃是开水泡的干饭,魏竹冈举箸相让,谦称:“没有菜”。单太爷道:“好说,彼此知己,只要家常便饭,本来无须客气。”一面吃着,魏竹冈又拿筷子夹了一小块豆腐乳,送到单太爷碗上,说道:“此乃贱内亲手做的,老哥尝尝滋味如何。”单太爷连称“很好”。

说话间,魏竹冈已吃了三碗泡饭,单太爷一碗未完,只听他说了声“慢请”,立起身来,走过去拔起笔来写信。幸而他是两榜出身,又兼历年在家包揽词讼,就是刀笔也还来得,所以写封把信,并不烦难。等到单太爷吃完了饭,过来看时,已经写成三四张了。他一头写,单太爷一头看,等到看完,他亦写完。只见上头先写些仰慕的话,接着又写了些自己谦虚的话,末后才说到“本城并无土匪作乱,先前不过几个强盗打劫了两家当典、钱庄,城厢重地,迭出抢案,地方官例有处分,乃地方官为规避处分起见,索性张大其词,托言土匪造反,非地方官所能抵御,以冀宽免处分。上宪不察,特派重兵前来剿捕,议者皆谓阁下到此,亟应察访虚实,镇抚闾阎,乃计不出此,而亦偏听地方文武蒙蔽之言,以搜捕遗孽为名,纵所部兵四出劫掠,焚戮淫暴,无所不为,合境蒙冤,神人共愤。现在梓里士民,争欲联名赴省上控。幸鄙人与执事,谊属同门,交非泛泛,念如此等举功,皆不肖将弁所为。阁下决不出此。惟探闻上控呈词,业经拟定,共计八款,子目未详。叨在知交,曷敢不以

实告。应如何预为抵制之处，尚祈大才斟酌，并望示复为盼”各等语。

单太爷看了，连连拍手称妙。魏竹冈道：“我只同他拉交情，招呼他，看他如何回答我。”单太爷道：“听里头朋友说，他还有朦开保案，浮开报销几条大劣迹，为什么不一同叙进？”魏竹冈拿手指着“共计八款”四个字说道：“一齐包括在内，给他个糊里糊涂的好，等他来问我，我再一样一样的告诉他。我的信，只算要好通个信，我犯不着派他不是，所以信上有些话，一齐托了别人的口气，不说是我说的，只要他觉着就是了。”单太爷听了，甚为佩服，连说：“到底竹翁先生是做八股做通的人，一通而无不通。小弟是没有读过书，主意虽有，提起笔来，就要现原形的。”魏竹冈道：“这也怪不得你，你若八股做通，你早已上去，也不在这里做县丞了。”正说着，将信封好，开了信面，怕自己的跟人不在行，交给单太爷的小跟班即刻去送。叫 he 到船上，说是魏家来的，守候回信，千万不可说明是单太爷的家人。小跟班的答应着去了。约摸有两个钟头，方才拿了一张回片回来，说：“有信明天送过来。”魏竹冈道：“我这个信，不是甚么容易复的，定要斟酌斟酌，且看他明日回信如何写法，再作道理。倘若没有回信，好在你有位朋友在里头，就托他探个信，告诉我们一声，或者再写一封信去，或者商量别的办法。”单太爷答应着，又说了些别的闲话，方才回去。按下不表。

且说周老爷，自从辞别单太爷出城之后，一直回到船上，毕竟心怀鬼胎，见了胡统领，比前反觉殷勤。胡统领本是个随随便便的人，倒也并不在意。等到晚上，吃过夜饭，正是几个随员在大船上趋奉胡统领的时候，忽见船头上传进一封信来。

说是本城绅衿魏大老爷那里写来的。胡统领听了诧异,连忙接在手中一看,只见上面写明“内要信送呈胡大人勋启”,下面只写着“魏缄”两个字,还有“守候福音”四个小字。一头拆信,一头心上转念:“我并不认得此人,这是那里来的?”信封拆破,掏出来一看,先是一张名片,刻着“魏翹”两个大字,后面注着“拜谒留名,不作别用”八个红字,另用笔墨添写“号竹冈,某科举人、某科进士、兵部主事、会试出某某先生之门”。胡统领看了明白,是要我晓得他与我同门的意思,看来总是拉拢交情,为借贷说项地步,因此并不在意,从从容容,将信取阅,及至看到一半,说着“并无土匪”的事,心中始觉慌张,兼之一路看来无非责备他的话头,因此心上很不舒服。及至临末,叙到他两个本是同门,因此特地“前来关照”,以及“鹄候回信”等语,他翻来覆去,看了两遍,一声不响,众随员瞧着也摸不着头脑。周老爷虽已猜着九分九,也只好装作不知。一旁动问:“是那里来信?为的甚么事情?”胡统领不说甚么,但把信交在周老爷手中,说了声“你去看”,自己躺下吃烟。周老爷接信在手,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心内早已了然,口中不便说出,只说:“奇怪得很,看他来信,倒着实同大人要好,所以特地前来关照。”胡统领道:“他虽然与我同门,我又何曾认得他?你说他同我要好,所以特来关照,据我看来,只怕不是好意思呢!”周老爷道:“这也不见得,倘若他不同大人同门,或者难保,既然同大人有此一层交情,借此拉拢,或者有之。倒是他信面上写明白守候回信,现在怎样回他?”胡统领道:“给他回片,先叫来人转去,等明天访明实在,尚有回信再给他送去。”家人们答应一声,取出名片,交给来人,叫他回去销差。这里胡统领抽了几口烟,一声不响,等到过足了瘾,坐起来,对周老爷说道:“我看

这件事情不妙,好在眼前都是自己人。这件事情倘若闹了出来,终究有点不便。怎么想个法子,预先布置布置的好?事不宜迟,办事越慢,花钱越多。就是我从前谋这个差使的时候,军机王大人跟前经手的朋友,是他的内侄,这条路原是再好没有,他只叫我送三千银子的贽见,包我得这个差使。我嫌多没有理他。后来托了别人,一花花五千,经手的还有谢仪,一共花了六千,足足的耽搁了半年,事情才成功。兄弟是过来人,这点机关,我还懂得。诸位替我想想看,可是不是?”文七爷接口道:“大人这件事怕什么?大人是上头派了来的,无论事情办的错不错,一来上头总得护着大人,断不肯自己认错;二来县里有他们乡下人的甘结领状,都是真凭实据,他们有多大胆子敢上控?直接可以不理他。”胡统领尚未开言,周老爷道:“怕呢原是没有怕他,但是等到事情闹出来,大家没有味,这种人直接是地方上的无赖,胜之不足为荣,败之反足为辱。还是大人的明鉴,预先布置的好。”文七爷道:“只要我们理直气壮,怕他怎的!”胡统领道:“文大哥,周某人话不错,兄弟的脾气,宁可息事,花两钱算什么,只要小的去,大的来,就在里头了。但是总得有个人先去探探口气,我们才好商量。”周老爷道:“是,先去探探口气,果然是美意,我们也乐得同他拉拢拉拢。大人就给他一角公事,或者请他清查本地被土匪扰害的灾户,借此为名,等他开支几两银子的薪水,这是好的一面说法;倘若存了别的主意,大人跟前,卑职要直谈的,那是他一定存了敲竹杠的意思。但是现在先写信,看来事情一定还可挽回,大人也不必烦心,这里的捕厅姓单,同卑职是十几年的相好,听说他同本地这些人,还联络得来,卑职就去找他,当中疏通疏通。将来事成之后,大案里头,求大人赏他一人保

举就是了。”胡统领道：“这是惠而不费的，我又何乐而不为呢？但是你老哥见了单县丞，只说你托他，不必提出我来。各式事情，我们心照就是了。”周老爷答应着说：“明天一早就进城去，事情要办的快，总要明天一天里头了结才好。”胡统领说：“是啊，如此我也不留你们多坐了。你们各自回船歇息，明天好办正经。”于是各随员一齐辞别退去。

到了次日，周老爷果然起了一个早，坐轿进城，会见单太爷。讲起昨夜统领的情形，知道事有把握。单太爷帮着敲了竹杠，统领还要保举他，真是名利兼收，非常之喜，连说：“晚生倘能因此过班，已是老堂翁的提拔。至于银钱里头，用着晚生出力的地方，晚生无不着力，无论多少好处，一齐都是你堂翁的。至于魏老朋友那里，有兄弟去抗，少则一头二千，多则三五六千，随你堂翁的便。他坐在家里，那里来得这些银子，多了岂不是白便宜他呢！”周老爷听了，自然也自欢喜。又商量了一回，仍旧出城稟见统领，说起魏竹冈的为人：“据单县丞说，竟其不是这个好东西，而且同京里张昌言张御史是姑表兄弟，所以在地方上很不安分。地方官看他表弟面上，有些事情都让他，不同他计较。单县丞虽然同他要好，晓得他利心太重，有些话也只好说起来看。总之，想敲一个大竹杠是实情。”胡统领听了踌躇道：“少呢，我们那里不花两钱？如果要的多，也只好听他的便了。”周老爷道：“据单县丞说，只怕开出口来，不会少呢！”胡统领听了，诧异道：“怎么单县丞晓得他要敲我的竹杠？”周老爷连忙分辩道：“他如何会晓得，也不过外头听来的传言，他听见大人肯赏他保举他，感激的了不得，立刻就到姓魏的那里探听去了。”

周老爷正同统领说话的时候，忽然船头上有人来回说：